

不思安

我还是亵渎了神明。

平心而论，魏恪的脸哪怕是放在神界，那也是一等一的好看。

即使他已堕下仙台，身上沾上不少血污，一身神力尽数废除。

也不妨碍他表情恹恹，还如同一位处在高位之上的王者。

可他真的任由我对着他胡作非为。

我的手深入他的衣襟，他没动。

我摸了几把他的腹肌，他还是没动。

我的胆子大了点，凑近贴上他的薄唇，他还贴心地扶住了我的腰。

压着，加深了这个吻。

1

我只在仙乐大典这种三界同乐的日子里，远远地瞧过魏恪几眼。

彼时他是那高高在上的神明，眼睛也从不在别人身上停留过。

见他之前我不知何谓绝色，见之后却觉得这天下再没有人能配得上绝色二字。

他好像不爱笑，偏一举一动都牵着人的神思，朝着旁人讲话，眼眸挑动，所以魂都能被勾了去。

我本以为我和许多姑娘一样，连想着他都是亵渎，却没想到，我真的能跟他春宵一刻。

魏恪坠入了堕仙台，沦为凡人。

而我，是只打扫堕仙台的半仙。

其实这些年我打扫堕仙台，见过不少掉下来的仙人，冰清玉洁只求一死的有，崩溃愤怒欲要化魔的有，想一想也是，本是上天的明珠落入尘埃，就是神，心情也得来个起起伏伏。

但我从没瞧见过魏恪那样的，平平地和安安静静，就任由着我把他劫回了家。

我承认，我见色起意。

可是魏恪他不躲不避啊，他甚至还半配合我，再加上他那张谁看谁心动的脸，我真的顶不住。

我上了他，其实后半段也不知是谁在上谁，完事之后他居然还脸不红气不喘地对我说话，叫我别怕，别哭。

谁怕了？要怕也是没半点修为了的魏恪怕啊。

我把衣服拽上身，眼角红红地看着坐在床上的人。

烛台的红光晃着他半边面容，他那双桃花映动着烛光霎是好看，眉骨如刀削，薄唇染了点血色。

他的目光也不知看着哪，手却无意识地玩弄着我衣裙的边摆。

我想叫他别拽着了，我要穿衣服。

我咳了声，他才像是回过神来，松手皱着眉看我，像是在问我还有事吗。

行，我走。

吹灭烛灯，我还贴心地替他带好了门。

2

魏恪沦落到如今这境地，是被他的前女友害的。

也不知是不是前女友，关于这魏恪和沈婷婷的传闻三界传了百八十遍，各个版本不尽相同，只是这千百年来唯一走近魏恪的女子，也就只有沈婷婷一人。

现在，我是第二个了。

我推开门的时候，看见魏恪百无聊赖地坐在凳子上喂鸡，这矮凳子真是委屈了他那双大长腿，偏他洒米的手势潇洒到能让人赏心悦目。

不是，这么快就融入了凡人的乡村生活吗？

我怕他不适应，又想到沈婷婷是他唯一走了近的女子，便化作了与沈婷婷七八分像的模样，想要慢慢靠近他。

于是，他看见我，正儿八经说了昨夜一番云雨后朝着我的第一句话。

「能别变成她的样子吗，我恶心。」

「.....」

我一顿，顺默间化成了平时常用的脸。

可他瞥了我一眼也不说话。

换了身干净白袍的他瞧着越发出尘，眼眸垂着，细长的睫毛在眼帘洒下一片阴影，我猜不透他心里到底想着些什么。

「你.....」

我一开口，他认认真真盯着我时，我便愣住了。

我见过千宝阁的琉璃，也不及他眼眸中的神采万分之一的好看。

所以忽而，不忍打破此时的境地。

倒是他开了口，声音和缓清朗，讲出的话却莫名带着些许的刺。

「你是捡一个坠下的神仙，便要与他欢好一番吗？」

「.....」

不是，我是.....守着他落下的时辰把他劫走的。

魏恪于我来说，是不一样的。

「误会，我，我是.....」我抬眼瞧他，他神情倒也不甚为意，我索性舔了舔唇，道：

「我是看你好看。」

他点了点头，这样勾着我心更痒，到底什么意思？他介意吗？不介意吗？不介意的话.....想再来一次吗？

他不说话，我也无法，真就他看鸡我看他，也不知怎么着，我脑子一热，就脱口而出。

「中午吃鸡吧？」

「吃什么？」

讲出声才察觉这句话怎么听怎么不对，偏前面的人还让我重复一遍，声音正经，表情坦荡。

「老母鸡，给你补补身子。」

我木着脸。

他却勾了勾唇，笑了声。

我以为他在取笑我，可他后来笑得怎么也止不住，到后面索性将手盖着脸笑，笑够了就猛地收住。

霎时间安静下来，风扬起的时候吹下一地落花，我听到他的声音，又轻又哑。

「八百年前，我第一次拜师上山的时候，我母亲也为我煲了锅母鸡汤，现在想想兜兜转转，起起跌跌，回首半生，没意思得很。」

「唉，也罢，我认了。」

他拿下手看着我，眼尾染了层绯色，这样更显他这人要命得撩人，偏他不察，直对着我讲话。

「你要记住，神仙都缺心眼。」

「不缺心眼做不了好神仙。」

3

神仙缺不缺心眼我不知道，但堕了仙的魏恪一定不缺桃花了。

我藏着魏恪这事没过几天传疯了整条巷子，我因是住在三界交界处，什么牛马都有，人有，妖有，没事下来晃荡的小仙都有。

但人类确实是住着最多的，平时与我交好的没几个，这会伙同着要我把藏着的美人交出来。

不是，我凭什么交呀。

魏恪……魏恪是我凭本事抢到的。

我和东巷口的李二婶吵了架，打死也不交，她也不知从哪来的风声，听说我藏着的是仙人，指着我的鼻子骂我抢她们整个村的福气。

我呸，我看她是真晦气。

气哼哼地回了家，魏恪百无聊赖地倚着门，似是听我吵完了整段的架。

我扯着他，把他往屋里推，他也任由我拉着，嘴上说着八竿子打不着的东西。

「今晚吃什么？」

我抬头看他那张挑不出一丝毛病的脸，开始意识到他愿意待我这，或许真是因为我厨艺好。

晚饭的时候，我盯着他优雅地将鱼骨挑出来。

他的手指骨节本就分明，慢条斯理地分割鱼肉的时候惹得我心猿意马，忽地想到了那晚，他的手也在我身上这么游移过。

瞧我盯他太久，他开口问了我。

「想说什么？」

他若是正经谈话就绝不动一口饭，若是吃饭就绝不说一句话，这会一瞬不瞬地看着我，清澈的眼睛里映着我有些局促不安的脸庞。

「你.....会离开我吗？」

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，这么说，黏黏糊糊的，就像是跟他表白一样，其实也不是不愿表白，只是.....我喜欢他，这无疑是我与魏恪的博弈之中，能让我输得一败涂地的理由。

他果然没说话了，烛火轻轻晃动，他的五官明朗，偏是这世间最绝的画师也勾勒不出的线条。

「不会。」

我抬头看他，他的神色平静，垂着眼眸。

「有的吃，有的睡，我闲的？」

「.....」

还挺有道理。

4

要说我住的这个小镇因为什么牛马都有，所以关系圈颇为复杂，其中与我最不对付的就是一只魅妖。

这魅妖是早先年勾引一个道士不成反被削去半身修为的，但饶是这样姿色也够了，她勾引有妇之夫我不想管，但每次她都能正巧撞到我不顺眼的地方，久而久之我们相看两厌。

那天她来找我，我就知道事儿不好了。

她还在跟我嬉皮笑脸，我是连她身上的粉脂味也不想闻。

「妹妹，我听说，你捡回来一个好看的仙人呀？」

「.....没有。」

「别这样嘛，既然是姐妹，要不分享下呗？」

.....

谁跟你分享这种东西啊？

还有，谁是你的姐妹？

见我不理她，她舔舔唇，笑得可坏了。

「你不分享，我就自己去找他了哦？」

吓得我奔回家，看见魏恪好端端地在院子里喂鸡。

「.....」

瞧见我，他也就抬一下眸子，而后继续盯着鸡啄米，好像我在他眼里没有鸡半分重要。

.....

我把手中的盒子递给他。

「这是什么？」

他挑着眉接过，打开后，是还腾着热气的白糕。

「梨花糕.....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吃，你要是喜欢，我每次进城都给你买呗？」

我也找了个椅子坐在他面前，反坐着抱着椅背看他，他的腮帮因为塞了一团糕鼓起来点，莫名地就让他沾了分烟火。

我偷偷地看他，他好像是喜欢吃的，于是我就轻轻地对他说。

「下次我亲手做给你吃，好不好？」

忽而吹起的风掩埋了我的话语，他没回我，也不知听没听到。

5

城里的梨花糕因着到了春天便加了点樱，粉色的，很好看，我准备顺道买点给魏恪尝尝。

不知为何我有点小小的开心，或许是这春风，或许是这落花，或许是.....即将见到某人的心情。

可是我推开家门到了院子里，却见到了让人心情没那么好的一幕。

魅妖和魏恪贴得极近，她穿着的衣服看起来就没安什么好心，布料是能省就省了。

魏恪低着头看她，任由她一步步揭开他的衣襟，若不是我推门而入，恐怕接下来的动作就是限制级的了。

魏恪先抬头看到我，脸色平平，那张顶好看的脸连害羞这种情绪都没有，还任由着魅妖拉他的衣服，终于在魅妖要扯开他裤带时示意有人来了。

魅妖看到我后也没太要脸，还朝我眨眼，我愣了愣，走到两人面前，一股脑将两人分开。

我瞪了魅妖一眼，猛地拉着魏恪往里走。

把他推到屋里，关上门，我的眼角不争气得红了。

.....

黑暗中，我听到他轻轻解释的声音。

「我.....打不过她。」

他坐在床上，大抵是仰着头看我，声音没什么起伏。

「就像我打不过你一样。」

.....

他好像很擅长把人剖析得明明白白，再精准地往里边插刀子。

他这在告诉我呢，我和魅妖没什么两样，那日我对他做的事他受得了，换成魅妖他也一样受得了。

黑暗中，他的呼吸清浅，我没来由地感到难受，而那股难受又奇妙地化为了不甘。

我忽地凑近他，贴上了他的薄唇。

是凉的。

他果然没躲。

浅尝辄止，他一动也没动，这样让我觉得他能任由我做得更加过分，也能让我变得更加无耻。

我还是没了下一步动作，半晌离了他，靠着床坐下，我慢慢地开了口。

「对不起。」

黑暗之中，我好像听到他笑了声。

把头埋在水臂里，屋子里一片黑，我没来由地感到安心，一点点地平静了下来。

「你大概.....不记得我了吧？」

「嗯？」

「好久好久以前了，那时你刚飞升成仙，做神官的时候，我见过你。」

「没印象。」

魏恪有时候说话，可不可以不要这么直白。

我不死心，依旧自顾自地说下去。

「我那时候还是只妖，不懂事，犯了大错，他们都说要处死我，只有你……你罚我扫堕仙台，叫我将功补过。」

「自那以后，我就天天盼着能见到你，看你一眼，哪怕一眼都好，没想到你真的……」

我这情绪渲染到一半，他就直接打断了我的话。

「你就是这么报恩的？」

「……」

我眨巴了两下眼睛，再次说：「对不起。」

好半晌，他都没说话，这样的寂静有点过于磨人了。

我觉得他总该有点礼数，好歹回个没关系啥的，结果过了好久，他都没声。

直到我听到他的呼吸。

贼有规律。

.....

不是，我知道光线很暗，刚才停顿的时间很长，可听我讲故事就.....就这么无聊吗？

我撇撇嘴，起身让他能好好在床上睡着，顺便拿了床薄被给他掖上。

走的时候不甘心，我猛地回身，他阖着眼躺着，或许因为室外漏了点光，还无意识地皱了皱眉。

这个人，真的，睡得很香。

6

现如今，我想解决魏恪不能使法力的问题。

好在他坠入堕仙台的时候虽然全身经脉寸断，但只要他的经脉能联通起来，那他一样可以从零开始修行。

对，我与魅妖那个女人不一样的就是，她吃干抹净不会负责，我会，我会负责得彻彻底底。

不过要说我唯一认识的懂点修行之法的人类，是个我有点不想招惹的货。

清贞书局到了这种大家都赶集的日子似乎还是空落落的，要不是我知道这家的主人还有个「副业」，我都要为它多年不倒而

感到震惊了。

薤白是我的师兄。

其实我们俩的师傅也是奇葩，他收了两个弟子，居然一个是妖一个是人类，还天天叨叨叨着什么一切都是缘分。

薤白算命就是跟他学的，从没算对过。

「哟，什么风啊什么风啊，把您给吹来了？」

他老远看到我就朝我招手，而我只想速战速决。

「你知道.....有什么能补全人经脉的法子吗？」

「给人类吗？喏，您这？认识了什么小相好？」

「.....」

「就是那种碎成渣渣的经脉，有什么办法能补齐吗？」

与薤白沟通的要领就是无视他无限延伸的脑洞，抓住要领。

「啊，那法子多了是了，就是牺牲有点不大一样，需要的材料也，对了，你中午吃了吗？」

「那你给我找找呗，参考书籍啥的。」

「行嘞，我跟你说，东口刘二婶家新做的酱猪蹄真不戳，实惠又好吃！」

「.....」

我抱着一摞书往回走的时候，真的鬼迷心窍地拐到了刘二婶家买了个酱猪蹄。

心里想着魏恪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人，是不会吃这种街坊小吃的，一边又管不住手买了，万一呢，万一他就喜欢呢。

我好像每天.....都在想着让他开心。

我回家，转了转，在后院找到了魏恪。

他依旧一派清闲，见我背了好多书回来也没多惊讶。

倒是目光很快落在了我手中的盒子上。

我真的看见，他的眸子小小地亮了下。

「那个，酱猪蹄，就顺路买的，不知道你.....」

我之前，怎么也想象不出美男啃猪蹄是什么样。

现在知道了，果然，也还是很高贵。

魏恪拿筷子分离猪蹄的时候简直赏心悦目，我盯得久了，他迟疑了下，而后把猪蹄分成两半往我这挪了点。

「.....」

我没想跟你抢，真的。

我把书往外掏，全是薤白一股脑给我拿的，反正不拿白不拿，我随便拨了几本给到他面前，让他看看。

「让人经脉修复的法子，我也看不太懂，你瞧瞧能不能用？」

他挺敷衍地翻了几下，而后忽地愣住了。

我意识到不对，也翻开来看，一瞬间被上面不堪入目的画面弄得面红耳赤。

这时候我才想起薤白的副业，这货.....这货是卖那种画本子的。

偏面前的人要搞我，他的眼尾一抹惊鸿压下，瞬间就勾得人心神驰恍。

「这法子.....今晚用？」

「.....」

难度太大，实施不来。

此时，我把薤白拖出来斩首的心都有了。

7

魏恪这人也就嘴上说说，关键他作息很是规律，每晚亥时必定入睡，哪有时间跟我颠鸾倒凤。

不过我是本体为妖的半仙，夜晚才是我修炼的真正时间。

我这几天摸到了瓶颈，却怎么也晋升不上，有点上头，郁结于心，反倒有了退步的迹象。

那天我照往常一样运转妖丹，却发现经脉之中的法力越发不顺畅，正懊恼着，就听到道清冷的声音。

「你的左脉轮有淤结，试试逆着轮运转法力。」

魏恪懒懒地倚在门上，只穿着件松垮的中衣，青丝半束不束，正抱臂看着我。

盈盈月光落在他脸上，无可挑剔，他简直要比神庙里那居于高位的神像更完美，更神圣，更让人.....移不开目光。

见我盯着他看，他皱了皱眉。

「在想什么呢？」

.....

在想.....你怎么会有兴致帮一只妖破除瓶颈。

魏恪是谁？没堕仙前，他是仙界最强战神，天帝有力后选之一，应该说如果没出那档事，现如今的魏恪将会是我一辈子也高攀不起的存在。

统领三界，天下为尊。

这种人教我怎么修行，我的修为增长得怎么可能不快。

自那以后，魏恪夜里也不那么按时睡了，而是半看不看地教我修炼，有时他能看着看着靠着墙睡着，还要让我这个修炼之中的打断修炼，把他送回床上去。

那天我照往常般送他回去，一边欣赏这人养眼的睡颜，一边感慨他终究也不过是个凡人罢了。

却听到他轻轻地，唤了一个人的名字。

「沈婷婷。」

而后又低低地说着什么话，我凑过去听，模模糊糊地，他的声音又哑又黏，却苏得一塌糊涂。

能这么说的.....不是情话是什么？

我看着他在梦中念叨着那个致他于深渊之中的女人的名字，忽地觉得他也很悲哀。

她都亲手抽出你的神骨，毁了你的仙丹，你还是对他念念不忘。

魏恪.....是个把一切都隐藏得很深的人。

那是我认识魏恪的一个月后，意识到的第一件关于他的事。

8

转眼又过了一个月，我好像已经习惯了有魏恪的生活，他的眸子依旧平平静静，对于什么事都不置可否，躺在院子里的白桦

树下，一睡就是一整天。

我开始着手研究各种吃的，梨花糕重做了好多次，终于做出了魏大爷满意的模样。

我总是想着法子增加我们之间的粘性，可他若即若离，但是算算，恍然之间，我们的回忆也变得那么多了。

那天我参加完上三界专门给我们这些小半仙开的会，知道了三件大事。

而且还都和魏恪有关。

「凌天上任新一届天帝。」

魏恪捡起面前的葡萄干，嚼得津津有味。

「沈婷婷马上要下凡来治理我们这个区域。」

魏恪的腮帮子不动了，挑了下眉。

「她要成亲了.....和新上任的天帝。」

面前的人愣了愣，终是垂了眼尾，笑得讽刺。

我以为知道前任结婚的消息，这个人至少要恍惚几日，没想到他就最初嗤笑了会，现在就跟个没事儿人似的。

有件事大家心知肚明，天帝本是魏恪的，沈婷婷也.....本是魏恪的。

我不知道他到底恨不恨，但他现在过的日子确实一派悠闲，凌天沈婷婷大婚那天三界同庆，魏恪还吃了他们的金糖。

「好吃。」

他的评价很中肯。

这几日还有件让我不爽的就是，魅妖余河总缠着魏恪他不放。

在余河第三次扒着门框朝魏恪抛媚眼时，我真的忍不住，想把这个女人踹出去。

「你烦不烦？一天来三趟，茶都给你喝成清汤底的了！」

余河暗搓搓地白我一眼，转脸就对院子里看热闹不嫌事大的魏恪巧笑嫣然。

「魏哥哥，再会哦。」

男人都喜欢这种娇滴滴的女人吗？我关死了门，看着院子里面无表情的魏恪，松了口气。

他大概至少不会吧。

不过，说来真是好奇，魏恪这种人喜欢的女人到底是什么样？温婉大方，沈婷婷那种的？

见我关了门了一直盯着他瞧，相处这么久，他大抵也知道我想干吗了。

「想问什么就问。」

我搬了个椅子坐到他面前，仰着头看他。

「你喜欢沈婷婷吗？」

我也没想到，我能这么轻易地就问出口。

他逆着光站着，所以五官模模糊糊，半晌都没了声，一阵风吹过，花落了一地。

他抬手替我将头上的花瓣摘掉。

「喜欢过。」

他回答得认真，光影错落，他的眼睛也直直地看着我。

「我觉得我是喜欢过的，不然不会替她摆平事物，受她蛊惑步入陷阱，不过她也教会了我一件事。」

「感情会成为一个人的软肋。」

「所以，我不会再对着谁动心了。」

听魏恪说话，就不能直直地去听。

他这是告诉我呢，叫我别等了，别喜欢他，他不会再去爱一个人了。

他知道，他都知道。

沈婷婷上任了我们这地的神官，没过几天就把我招去了。

我跪在高台之下，心里猜了七八分是关于魏恪的。

魏恪是罪人，本是人人该避嫌的存在，但他堕仙之前的身份特殊，再因着脸也顶好看，镇里传遍了我养着魏恪。

大殿里静谧无声，沈婷婷让侍卫侍女全部出去，我意识到不对，抬头看了她一眼。

怎么说，以前远远望过她，今日瞧近才晓得她美，确实美得能与魏恪相衬。

玉面淡拂，明眸皓齿。

但我没看够，就被一道大力猛地扇飞了出去。

我不知她是如何动作的，她人明明落坐于高台之上，力却结结实实打我身上了，还连抽了好几下。

这会，我明白了。

索性跪也不跪，直挺着腰让她打。

她不说话，蒙头打我，我却连反抗的力量都没有。

这几天魏恪指导我让我有所进步，我还沾沾自喜，现如今看来，在真正的仙人面前，我那点法力根本不够看。

「.....」

我不知道，她打了我多久。

她专挑隐秘的地方打，又快又狠，我模模糊糊想着她干脆把我打死好了，她终于停了手。

「滚。」

若不是声线温柔水怜，我都要认为面前下手这么狠毒的女人，不是那个被奉作「温柔至极」的帝后。

扶着墙，我开门看着泄进来的光线，还是有点不甘心。

所以转头对她笑，尽量让自己看着不那么狼狈。

「魏恪床上的技术，还挺好的。」

.....

「你.....你跟他.....」

果然看见她有一瞬间的失态，随手拿起个茶碗朝我砸去，可惜没砸中。

我啧啧两声，趁着有侍女来打量，赶紧走了。

莫不是她要保持在世人心中的形象，我敢保证她得活扒了我的皮。

我拖着伤到了家，拼命地砸门，魏恪过了好久才来开。

瞧见抹白色的影子，我就直直地往他身上倒。

他的身上，尽是院子里白花的味道。

「怎么了？」

他的身子似乎僵硬了下，而后把我横抱起，走进了里屋。

我掀起里衣给他看，青青紫紫的一片，声音也染了股湿意。

「你的老相好给我打的。」

我倒没真想哭，只是他垂着眼看我身上的伤，我就觉得莫名委屈。

「什么叫我的老相好？」

他从旁边找到我的药柜，修长的手指抹了点草药，压在我伤上。

明明药是凉的，我怎么就觉得他手指撩过的地方发着热。

「沈婷婷。」

他手顿了下，抬头看着我。

「你好端端地招惹她？」

「.....我没招惹她。」我的目光看向别处，窗户没关，起风的时候，几片花瓣落到了屋里来。

「她嫉妒我。」

她嫉妒我，能这么正大光明地待在你身边。

我想魏恪是知道我是什么意思的，但他没回我。

他越毫无反应，我越觉得他把某些事藏得深。

沈婷婷和魏恪之间，肯定还有着什么隐情。

10

魏恪作为一个凡人上药和包扎的技术相当好，我每次看他缠的绷带，都像在看一个艺术品。

甚至.....我都不想让我的伤好起来了。

他半跪着给我涂药时神情又认真又专注，月光落在他纤长的睫毛上，刹那间又与那九霄之上的神邸重合了。

不过，自从我受了伤，他对我的态度好像缓和了点。

有时候甚至主动挑起话头，勾我说话。

那日夜深人静，他倚在我床边，忽地问我话。

「上次你说要找修补经脉的方法，有头绪了吗？」

确实，我下定决心要寻找让魏恪重新修炼的法子，那次却被薤白的小黄书搅得一团乱。

我摇了摇头。

他好似笑了下，声音在蝉鸣之中也清朗好听。

「我知道一个法子，但是.....要你帮忙。」

「什么忙？」

我起了点身，如果，如果魏恪有可行的方法的话，不管有多难，我都愿意帮他。

「.....」

他没说话，眸子平平静静地看着我，那里好像盛着月光一样，总让人觉得会迷失在里面。

「你到底要.....」

「我想借你的妖核用一下，可以吗？」

妖上千年的修行凝聚在妖核之中，是妖的根本。

我知道魏恪要我的妖核干吗了。

妖核这东西玄秘至极，特殊的地方在于它可以被拆卸下来。不过长期离开妖核的妖将会形神俱灭，没有妖愿意把妖核轻易地交出去。

有人说千年老妖的妖核无所不能，若它能修复全身寸断的经脉，我是信的。

「啊，你要用吗，现在给.....」

我低头去攫取体内的妖核，却被他一把握住了手腕。

盈盈的月光落在他的眼睛里，散着星星点点的光。

「还真是傻。」

静谧的夜色之中，他垂着眼，轻嘲了声，而后松开我的手，转身走了。

11

我知道宋婷婷会对我动手，但我没想到，会这么快。

仙兵没过几天就抄了我家，罪名是包庇罪仙魏恪。

魏恪也被逮了，但我觉得他牢中的生活一定比我舒服。

在狱警第三次甩给我硬邦邦的馒头时，我把那玩意丢到栏杆上。

栏杆震了几下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石块丢上面了。

「这玩意能吃吗？」

「爱吃不吃！」

我叹了口气，好嘛，反正我这一只妖，还能再饿会肚子。

牢里只有一小扇窗户透过窗外的光，我瞧着昼夜交替，希望薤白发现我不见了能过来救我。

可都十天过去了，我等了个寂寞。

直到第十一天晚上，我头被套上麻袋，被人推了出去。

我以为会被斩首，昏昏沉沉地在袖口算着一刀下来到底疼不疼，忽地狂风骤起，给我冷一哆嗦。

.....这镇子风这么大的，只有一地方。

望泉关——魔凡交接之处。

再往里走，就是通往魔界的深渊之口。

「安长乐。」

我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，温温婉婉的，头上套着麻袋的我什么也看不清，不过不用猜我都知道是沈婷婷。

「她叫安长乐？」

这是另一个人的声音。

我熟悉的，清冷的声音。

魏恪啊。

「呵，什么嘛，你和她相处这么久，连她的名字都不知道吗？」

「没注意。」

「.....」

「毕竟收留了你这么久，你这么薄情，她会伤心的吧？」

「.....」

魏恪没说话，沈婷婷似乎不想这么放过我，继续自顾自地说，誓要让我死个明白。

「安长乐，你知道我为什么不杀你到现在吗？因为我要用你的妖核。」

「不过凡人要融入妖核，得要两个条件.....」

「一，合适的时机。」

「二，合适的运功方式。」

等等.....运功方式？

我突然想起前些天就是魏恪在教我怎么运转脉轮，久而久之，我都用的是他给的方法修行了。

他自一开始打的就是我妖核的主意。

我猛地抬头，可什么也看不见，风吹得蒙在我头上的袋子哗哗地响，沈婷婷的声音忽远忽近。

「阿恪，给她个痛快吧？」

呵，阿恪。

有人轻轻地解开我头上的袋子，他依旧有双清澈的眼睛，半蹲在我面前，风吹起时，他的发丝纷乱地扬着。

我那时大概是一副难以置信的表情吧。

我看惯了他没什么感情的双眼，此时却希望他的眼睛里透出来哪怕万分之一的愧疚。

可是没有，都没有，他的眼眸依旧似惊鸿，好看地动人心魄。

直到他的手穿过我的身体，那一刹那的疼痛，才把我唤醒过来。

「呵.....」

身体被贯穿着强行取出妖核并不好受，我没办法再支着身体，索性垂着，突然想起那天晚上他找我要妖核时跟我说的话，他说什么来着.....

「还真是.....傻。」

我喃喃自语，在他的手离开我身体时猛地倒向了他怀里，他似乎僵了下，而后面无表情地站了起来。

.....

我不知道一只妖没了妖核会怎样，总之我现在还没死透，视线模糊，我看到他一步步朝沈婷婷走去。

沈婷婷似乎要迎着他，她有点急切，声音也温柔了许多。

魏恪把我的妖核融入了他的身体里，沉着脸，步子虚浮。

「怎么样，难受吗？」

我不知道魏恪难不难受，反正我是挺难受的。

我的腹部空了个大洞，此时正不要命地疼着，我觉得我现在更疼的是心口，疼得快麻木了。

偏还要看沈婷婷离他越来越近，而后与他打算着今后的生活。

「阿恪，我知道我欠你.....不过，我为你准备了一个宫殿，以后你的日子还和曾经一样，我不会亏待你的，我.....」

她还在絮絮叨叨地讲下去，魏恪已经停住了，他似乎勾唇笑了下，而后在我们所有人都没反应过来的时候，手穿过了沈婷婷的胸膛。

「你还知道你欠我啊。」

他本瓷白的脸上猛地溅上了血，凡人魏恪做不到一击毙命，但因着我的妖核，他似乎恢复了往日几分之一的神力。

我愣愣地看着面前的人，他真的杀了神，干脆利落。

沈婷婷到死都是睁大眼睛的，魏恪把她的头颅提了起来，一个人静静地立着。

他那张恍若神邸般的脸沾着血，我突然觉得有什么不对，后来才发现，什么天帝后选，什么慈悲平和，那些都是假的。

杀戮，才是他的本性。

他提起沈婷婷的头，一步一步朝着深渊走去，我知道他要去哪了，我也知道他选择的路了。

他却忽然停住。

而后转身，又生生从身体里取出我的妖核丢给了我。

他的声音染上了点哑。

「安长乐，我说了借你的妖核用.....」

「就是借。」

「.....」

他居高临下地看着我，就像来自地狱深处的修罗一样，一抹红压过眼尾，这样的魏恪，像是终于绽放的红莲，美得摄人心魄。

「魏恪你.....」

「魏恪你带我走吧！」

几乎和我同时开口，一道清亮的声音响起。

望泉关的风越来越大，从远处的阴影里走出来一个人，魅妖余河裹着风衣，抢在我之前说道。

魏恪懒懒立着，没什么表情，他似乎看了她两眼，转身而去。

「你能带我走吗？我，我会对你俯首称臣.....」

余河没死心，依旧朝着魏恪的背影大喊。

「我，我是魔种人！你要去魔界.....我可以帮到你！」

他停住了。

余河大喜，跟了上去，魏恪没有赶走她，我眼看着两人越走越远，而后彻底消失在深渊之中。

什么嘛。

身旁的妖核还隐隐闪着光，我却再没有力气把它装回去，风还在呼啸而过，我的心口好像没那么疼了。

到头来还是我一个人，一直都是。

我突然想到前几天我还在集市里套刘二婶梨花糕的配方，那老太太太软磨硬泡都不给我，现在看来也不用了。

再也不用了。

12

我醒来的时候，好像还是我那间熟悉的屋子。

「哟，醒了。」

薤白这个不靠谱的终于来了，就坐我旁边，梅雨时节，窗外的雨下个不停不停，风漏进屋里的时候我忍不住一哆嗦。

我抱紧了被子。

「你的妖核我给你塞进去了，简单地处理了下，也不知道管不管用。」

「我收到你求救的消息后立马赶来了啊，可还是晚了一步。」

「我来的时候那场面可吓人了，你知道吗，你就倒在那，全身都是血，啧啧，我以为你人没了。」

薤白还在叨叨叨，我静静地运转了一下妖核，居然能用，而且里面混了点别的气息。

魏恪的气息。

我鼻子一酸，忍不住红了眼眶。

「唉，你……」

薤白看着我，愣住了。

半晌，他叹了口气，轻轻地开口。

「你知道魏恪接近你是为了什么吗？」

「.....妖核。」

「嗯，那魅妖余河接近魏恪呢，她是为了什么？」

「.....为了什么？她是魅妖啊，接近魏恪当然是为了.....」

「她看中的不是魏恪的脸和身体，而是魏恪这个人能带给她的道路。」

「你信吗？魏恪此番去了魔界，归来的时候，他会成为魔界之主。」

「.....」

我看着面前的人，轻扯了下嘴角。

「你知道的还真清楚啊。」

「啊，哈哈哈哈.....」

「你到底在我们旁边看了多久？」

「那不是.....那不是要寻找个完美解救你的时机吗.....哈哈.....」

薤白就是怕死，我也没法怪他。

他跟我东扯西扯，最后还是正了神色。

「我只是想跟你讲，如果你一开始接近魏恪是因为情，那你输得一败涂地。」

是啊，惨得不能再惨了。

只是我突然想起几百年前我还是个作恶多端的妖时，被众神抓住了依旧嘴硬，只有他微微俯身，我抬眸的时候，那一瞬间就觉得整个世界都失了颜色。

所以满口恶言的妖突然变得支支吾吾，所以过了几百年看了一眼还是沦陷。

算了，妖核.....就算把我欠你的全部还完了吧。

如你所愿，安长乐再也不会爱上那个叫魏恪的神仙。

13

春去秋来，我又一个人过了很久的日子。

或许是妖核里掺杂了点魏恪的神力，又或者是他教给我运功的法子真的有用，我修为进步得很快。

有的时候我揣着份梨花糕回到屋子，恍然还觉得会有人倚在树下懒懒地看着我。

我觉得，魏恪的出现，对我来说就像是一场梦一样。

薤白倒是隔三岔五地来看我，他的书局彻底搬到了我们这镇子。

他消息灵通，今天下午坐在我的院子里喝茶，突然仰头看着天说：

「要变天了。」

确实，望泉关狂风大作，魔界这些日子并不安分，据说凌天在整合天兵对抗魔界。

许久不见太阳，山雨欲来风满楼，好些妖都退出了我们这地界。

薤白是来劝说我搬走的，他背着个大包，看样子已经做好了十足的准备。

「快走吧姐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魔界进犯，我们这就是第一个遭殃的。」

我看着他没说话，也没动，远方乌云密布，倒是挺应景。

「你在想什么？你不会还在想.....」

「你先走，别管我。」

我干脆坐回了椅子上，又端起茶杯来。

薤白满脸恨铁不成钢地看着我，半晌，拉着包裹转身就走，只是走一半忽地停住了。

他有点悲哀地看着我。

「得，谁也别想走了。」

远方黑压压地一片，声势浩大，魔族的大军已经攻过来了。

14

魔界攻下我们这地界的速度很快，毕竟三不管地带，能跑的都跑了，没跑的或许本就想投靠他们。

我坐在押送原住民的车子里，没什么表情。

薤白絮絮叨叨，估计在怪我连累了他，但其实按他的修为要逃也能逃，我隐隐感觉他就是想就此留下来。

我的目的地似乎和薤白他们不一样。

因为中途我就被人拉下来了，转而坐上了一个隐晦而华丽的轿子，坐垫是软的，腾着紫色的雾气，不知名的魔界生物将它拉得飞快。

它在一处庭院里降落了。

魔界我不是第一次来，但我第一次见着魔界有这么美的地方。

紫竹林幽深静谧，一条小溪静静地穿过，红莲浮动，空气中有股幽暗的香味。

长着羊角的侍女引我入内，定力挺好的，任我怎么问她都微笑地看着我，却不说一句话。

我随着她很快进了座寝殿，而后她低头，替我带上门后就出去了。

之后，我就住在了这里。

有人专门给我送一日三餐，伙食非常好，说实话，这里的床铺够软，院子够漂亮，比我原来那个小窝不知道好到哪里去了。

我就这样浑浑噩噩地过了几日。

直到第四天我夜里睡不安稳，忽地感到有人掐住了我的脖子。

冰冰冷冷的，我抬头看，正巧对上那双清冷的眼。

魏恪。

他但凡再一用力点我就会被他掐死，可他松手了，垂着眸看我，眼睛里好像有红光流转，像是深潭，我再也看不透。

「为什么不下手？」

我轻轻地问。

黑暗中听到他俯身时衣料摩擦的声音，而后他的呼吸打在我耳边，声音又哑又低。

「舍不得。」

「.....」

不是舍不得，至少不是我印象中的舍不得。

而是「做不到」。

他的手转而玩弄我的头发，今夜倒是出奇地静，黑暗中人的感官好像被无限放大了，他身上独属于上位者的气息让我有点喘不过气来。

那是一个魔物对另一个魔物的压制。

「你知道吗，离开你之后，我总是能感觉到另一个情绪。」

「她有时开心，有时难过，有时伤心到牵着我心疼。」

「这种感觉在最近越来越明显了。」

他的手指勾过我的耳骨，凑在我耳边讲话。

「是用了你妖核的缘故吗？」

.....

.....也许吧。

「说不定你爱上我了呢？」

黑暗中我盯着他的眼睛，半晌，他嗤笑一声。

「我怎么可能爱上一只妖？」

「.....」

是啊，你是天之骄子，你骄傲，你的脊背从不会为谁而弯曲，你这个人也绝不会为了谁而妥协。

我早就明白了，所以我现在比你好，我不会心动了。

而后的几天，魏恪总是会在我意想不到的时候来一下。

有时我在吃饭，有时我已经睡了，有时我.....

我裹着浴巾出来，就看见一人身形修长地靠在那，眼睛毫不避讳地盯着我。

「.....转过去。」

他笑了声，说得小声。

「又不是没见过。」

.....

他从袖子里掏出颗珠子丢给我，挺随意的，珠子很漂亮，像是斑斓的琉璃。

「魔军行征过程中搜刮到的，没什么用，送你。」

后来我才知道，那是东海的神珠，能呼风唤雨，魏恪就这么给我当了装饰品。

他不知从哪弄来的笔墨，突然说要看我画画，那画画出来之后风景竟然在流转。

那是西阁的镇阁之宝，一件藏品都能拍出天价，这个东西更是有价无市。

当他又摆出南门造的会飞的机巧时，我终于制止住了他。

顺便把他以往送给我的全部东西还给了他。

「我不要。」

「为什么？」

他的脸瞬间黑了下来，那张帅脸满是戾气。

「你为什么要送我？」

「我乐意。」

「你送我是因为你喜欢我。」

「我不喜欢。」

「那我不要。」

他看着我，半晌，啞了声。

「你爱要不要。」

15

我被从那个院子里赶出来了。

又和在普通牢房里的薤白见面了。

他瞧见我，停下和外面卫兵扯皮的嘴，上上下下打量了我一番。

「你到哪里了？」

我沿着墙坐下，叹了口气。

「诶诶，你干吗，你干吗要拿头撞墙……」

薤白止住我咣咣砸墙的脑袋，蹲在我身边，大小眼样地看着我。

「我觉得我有病……」

我欲哭无泪。

明明顺着魏恪就好，有吃有住，我干吗跟他对着干呢？

监狱的栏杆被晃了几下，这次是有人叫薤白出去了。

出去的时候薤白还指了指我的脑子，那表情像是在叫我吃药一样。

「.....」

我蹲在墙角边，把头埋在水臂里。

「哟，这不是安长乐嘛，几年不见，这是怎么了？」

突然有道让我很不爽的声音响起。

是很多年不见了。

魅妖余河。

不过这次她在牢外我在牢里，俯着身看着狼狈的我。

听说她为魏恪统一魔界立下了汗马功劳，所以现在是个大红人，扯高气昂耀武扬威的那种。

这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，可我今日实在没力气跟她大战三百回合。

她见我没说话，又晃荡了下栏杆，精致的脸上写满了「我要好好嘲讽你」。

「喊，你跟姓魏的一样没劲。」

我依旧没应，想让她自讨没趣赶紧走，没想到她却自顾自地说了下去。

「前几天魏恪突然问我东海那套玻璃珠子好不好看，我以为他终于开窍了要追我，他却送了你。」

「你真的是个碍人眼的女人啊。」

你也很碍人眼，谢谢。

「但是.....嘛，我跟你说，我跟魏恪这么多年，第一次见他这样.....」

她趴着栏杆看我，眼里闪着兴奋的光。

「麻烦你让他变得再有趣点吧。」

「.....」

16

魏恪不可能变得有趣的。

我看了眼自我上车起就沉默寡言的男人，开始怀疑真的是面前的人要带我去天界吗？

今天是仙魔两界第一次谈判，但魏恪懒懒地倚在马车的榻上，衣服也不好好穿着，正一瞬不瞬地盯着我。

我和他目光有一刹那的相撞，但我移开了。

他看人的时候目光很认真，双眸里一片深潭，以前的魏恪不会这么看人的，以前的魏恪眼睛清澈到你一眼就能望进去。

现在的他却如头在黑暗中蛰伏的野兽。

我忍受不了这个气氛，有点不适地转了转脖子，没想到他忽地一动，只一刹那就到了我面前。

一柄匕首贴住了我的脖子。

我开始怀疑魏恪无时无刻不在想着杀死我。

可他自己又偏执矛盾到下不了手。

我好像听到他，轻轻地叹了口气。

而后匕首掉在地上，在我脑海一片空白的刹那，他俯身吻了我。

我以为，他至少得有点自制力的。

可是他吻得又深又长，攻城略地，呼吸在耳边清晰可见，太近了，我能瞧见他的睫毛，还有漆黑的眼瞳。

好嘛，睁着眼亲吻，一点情趣都没有。

腰被人掐了下，他似乎不满我分心。

.....

我用力推开了他。

他被我拒绝了好像也不会恼，甚至还笑了下，倒有点像自嘲。

理了理衣服，他好整以暇地看着我。

「抱歉。」

而后头也不回地走下马车，我们的目的地到了。

「.....」

你可真潇洒。

17

天界给我们的住所着实不错，烟雾缭绕的，和魏恪的那片紫竹林比起别具一格。

到这了我就没事，魏恪似乎还要参加天界的晚宴。

什么晚宴，鸿门宴才对。

「真不去？」

临走前，他回头看我，一身黑衣干净利落，红唇微翘，剑眉星目，像是要出征的少年。

我摇了摇头。

万一你们吃着吃着打起来了我可不想被连累。

可是事实上，不去吃也会被连累。

随着我们去天界的还有一位侍女，应该之前就在魔界了，这次负责我的寝居，她叫阿琴。

我之前一路就觉得阿琴不对劲，这次她轻轻柔柔地端给我晚饭，我叫住了她。

「小姐，还有什么事吗？」

「你尝一口。」

阿琴盯着晚饭看了半晌。

「这不合适吧，小姐。」

「你尝.....」

我话还没说完，她已经扬着匕首刺了过来。

我后退了几部，抬头看她。

「仙法？仙家也有耐心在魔界做卧底做那么久么？」

「你才是，明明之前是半仙，现在看来修为倒不止如此了。」

她转了转手腕，索性也不装了。

其实，自我的妖核混入了点魏恪的神力，我的修为确实增长得非常快，我看着面前的人，正好能评估下我现在到底处在什么位置。

不过连过两三招，我们俩似乎都不想过多暴露自己。

「你对我有什么企图？」

我只好朝她说话，想激起她的破绽。

「企图？不不不，不是我对你，是天帝对你。」

天帝？凌天。

我暗暗思索着，一边应对她不知会从哪个方向发起的攻击。

「你知道吗，是人就会有软肋，而魏恪的软肋.....」

「是你。」

一瞬间她就消失了踪影，不过声音倒是还在我耳边萦绕。

「凌天要以你为要挟，所以.....抱歉了。」

她突然出现在我面前，速度非常快，两根手指直指我的后颈。

只是.....

她的动作，我看得很清楚。

所以我先她一步，一掌打在了她的胸口。

「你就这啊。」

我看着倒在地上的人，叹了口气。

夜一下变得很安静。

院子里有一处假山，泉水哗哗地流淌着，我把她绑起来放在院子里，蹲在她旁边想事情。

天界看到的月亮，也很圆啊。

看样子凌天本来的计划是想要以我为要挟，结果没算到这个间谍根本打不过我，可是我又忍不住想，我真被抓走了，如果魏恪真要从魔界和我之间选，他会选谁。

.....

魏恪回来的时候，好像已经很晚很晚了。

他没死在宴会中，只是似乎被灌了很多酒，步子有点虚浮，见我坐在那等他，眯着眼看我。

「魏恪。」

「嗯？」

他尾音拉地长，勾地人心痒。

所以我仰着头看他，只能望见他发红的眼尾，浸透了漫不经心的笑意。

「如果拿我能换到进一步攻略天界的机会，你会换吗？」

半晌，他嗤笑了声。

「会啊。」

黑色的夜静静地流淌，我和他默默对视着，他这人身材修长，所以垂着眸看我时阴影正好能将我笼住。

「送我东西是因为妖核影响，吻我是因为妖核影响，带我出来是因为妖核影响……」

我絮絮叨叨地说话，我明明没喝酒，却突然觉得魏恪把他的醉全给我了。

他依旧清醒。

我把手伸进了自己的身体，猛地把妖核取出来，摔在了他面前。

「不就是这东西吗，给你。」

不知道是不是又取出妖核的原因，我的视线有点模糊，突然想到他以前说我傻，是啊，我就是傻。

面前的人还安安静静地站在那里，妖核滚落到他的脚边，他没有动。

「你再多拆几次，不要命了？」

我的脑海开始忍不住想着杂七杂八的事，魏恪这人是喝醉了，他不会真抬脚把我妖核踩碎了，那我这得不偿失，亏到老家

了。

过了好久，他弯腰把妖核捡起来。

我的意识逐渐支撑不住，他走到我面前，把我抱了起来。

稀碎的吻落在我的颈窝，缠着酒气，他的声音低哑，绵长缱绻。

「安长乐，再给我做次梨花糕，好不好？」

18

后来，我们就从天界回来了。

魏恪和凌天的谈判似乎还算成功，魏恪不再进犯，而作为交换，我们那三不管的镇子正式划入了魔界的范畴。

所以之前关押的流民也被放了出来，我又可以回到我以前的小家。

我和魏恪.....最终也没能怎么样。

我不知道他对我的感情，若是喜欢他就该从头到尾护着我，若是不喜欢他就该从一开始把我杀死。

可是他一边要推我入深渊，一边又紧紧攥着我的手。

或许真的如他所说是因为曾用过我的妖核，所以下不去手。

我叹了口气，门就被人哐哐地砸着。

我去开门，是薤白，抱着红色的衣服，朝我笑出一口白牙。

「嫁给我吧，安长乐。」

「.....」

我差点一把把门砸他脸上。

「听我说完，听我说完。」他把手按在门框上，喘了几口气。

「你不想知道魏恪到底对你什么意思吗？」

「.....」

「所以嫁给我吧，他要是心悦你，就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嫁给别的男人。」

见我松了推门的力气，他顺势挤了半个身子进来，眼睛亮亮的。

「魏恪他们可是马上就要回魔界了，你真的不想试试看吗？」

「.....」

我承认，我就是动摇了。

我和薤白要成婚的消息是薤白散发的，司仪也是他找的，我一点没管，也不甚留意，把自己关在了院子里，盯着那棵白花树

发呆。

可嫁给他的前一天晚上，魏恪还是一点动静都没有。

我一个人坐在镜子前，手边是明日的嫁衣，晚风轻轻地翻过窗枢，月光盈盈地落于镜台。

我突然听到了身后的响动。

猛地转身看去，是薤白，他穿着大红的嫁衣，衣服隆重，翻窗的动作显得笨手笨脚。

「怎么，不是你想的那个人，就这么失望？」

他终于翻下了窗，还不忘跟我咧嘴一笑。

「.....」

「别这么看我啊，我刚才才听说的，魏恪明天就回魔界。」

「你看，他根本没在意过你。」

他朝我摊手，有点幸灾乐祸。

「你来就是跟我讲这个的？」

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热衷于往我心口上戳刀子，有点牙痒痒。

「不是啊.....」

他晃荡着腿，依旧笑咪咪的，吊儿郎当的样，语气却带了那么一点点微小的认真。

「我是想说.....明儿魏恪要是不来，我能真娶你吗。」

「.....」

第二天刘二婶早四点就把我叫了起来，说是要代我上妆，她擦了粉往我脸上涂，一边跟着我唠。

「瞧你，都结婚了，这大喜的日子，婶也高兴，就把梨花糕的配方给你吧。」

我记起我以前是有段死缠烂打找刘二婶要梨花糕配方的日子。

「.....不用了。」

「咋滴就不稀罕了？」

做得再好吃，也不会给他做了。

刘二婶将那沉甸甸的金凤玉冠按在我头上，恰好到了上轿的时间。

我头上披了红喜布头，一下遮住了视线，摇摇曳曳的，路都有点走不稳。

轿子就这么晃晃悠悠地载着我走。

一路上好像有很多人，我有点无聊地想着我脸面也没这么大，不会是薙白吧，他个卖黄画本子的业务都扩那么广了？

送亲的队伍张灯结彩，似乎很隆重，鞭炮炸在我耳边，我的心却静得跟潭死水。

安长乐，好歹出嫁了，你得高兴点啊。

可是我手拽着衣摆，眸子里是红嫁衣上金色的丝线，这衣服布料极柔软，我好久都没穿过这么好的料子了。

在轿子里便感受不到外面的响动，我不知浑浑噩噩地过了多久，就听到有人高喝：

「启轿，新人起——」

于是我掀开帘子走出去，一只骨节分明的手就伸到了我面前。

薙白的手，很冰。

我只能瞧见地面，却看不见前方的路，被他引着磕磕绊绊地往前走。

他好像很有耐心，走得不紧不慢，盖头晃动，我能瞧见他红色嫁衣的一角。

而后直花堂前，夫妻对拜。

通赞在高喊着贺礼的词，我的思绪却纷扬地不知道去了哪里，顺着报词和面前的人对拜，踉踉跄跄，恍恍惚惚。

魏恪，今天，我成亲了。

19

薤白戏做得还挺全，我最终被他倒行着引入洞房，屋子里有点昏暗，盖着红布头，我的视线更加晃荡不清。

我坐在床上，从头巾底下看到他倚靠着桌子。

潺潺的酒声，他好像在倒酒。

「行了行了，你还想喝交杯酒啊？」

我有点烦躁，可平时比我还咋咋呼呼的人此刻倒没了动静。

「魏恪没来！他根本没在意我，你满意了？来，嘲笑我吧。」

「我是傻子，我承认我承认.....」

说到最后，我居然哽咽了下。

安长乐，怎么这么不争气？

面前的人顿住了，他放下酒杯，走到我面前，然后轻轻地扯下了我的盖头。

千百年前，我好像也是这么迷失在了这双眼睛里。

要娶我的，引着我走上花堂的，与我叩首的.....

是魏恪。

我承认我看见面前的人，和我一起穿着大红色的喜服，有那么一刹那分不清这到底是现实还是梦境。

愣了会，我一把推开了他。

他任由我推，索性靠在了桌子上，我讨厌这么寂静的夜晚，他不说话的话，我心里那道裂缝在无限延深着。

我突然想起之前在狱中薤白曾被人叫走，原来他们老早就串通好了。

怪不得薤白要全权包揽，怪不得送亲的队伍有那么多人热闹。

我嫁给的不是书贩薤白，是魔尊魏恪。

.....

桌上的那台烛火还在燃着，摇摇曳曳地看不真切，魏恪将刚刚倒了一半的酒满上，而后自己仰头一饮而尽。

黑暗之中，他轻轻开口。

「我后悔了。」

「.....」

他笑着有点苦涩，转眸看我，眼睛被烛火染浅，晃荡着一股道不明的温柔。

「是不是不想嫁给我啊？」

我点了点头。

「那你也嫁了。」

「.....」

这种卑鄙做法魏恪做得还真顺手。

我咬了咬牙，身边实在没有可以打他的趁手武器。

所以我又推了他一把，这次他顺势攥住我的手腕，拉近了我俩的距离。

烛光让他的睫毛在眼睑打下一片阴影，我看不清他的眸子，以为他要对我做什么，而他只是忽地抱住了我。

「我.....在到了魔界的第二天，发现自己这里多了什么东西。」

他的呼吸落在我的颈间，声音又低又哑。

「那好像是一个人的情绪，刚开始她那么那么的难过，难过到我觉得心都跟着她一起被扯着。」

「后来，她好像不那么难过了，有的时候我甚至能感受到她小小的高兴。我刚到魔界的时候被一个城主揍得很惨，夜晚我睡在阴暗潮湿的草席上时，那一点开心是我唯一的慰藉。」

「我总是时不时能感受到她的情绪，我想知道她为什么笑为什么哭，那是我第一次那么想参与到一个人的一生里。」

「所以，我就把她抓过来了。」

映着晃悠的烛火，我的手开始玩弄他的衣摆。

「我承认，我想要杀死她。」

「我不能有软肋这种东西，我不能有下不去的手，我以为我告诉自己我是被妖核蛊惑了就能掐死她，可是好像做不到。」

他抓住了我作乱的手，下巴开始磕地我有点疼。

所以我挣脱了他，目光转向了桌上一桌的饭菜。

我饿了。

他贴心地递给我一双筷子，撑着下巴看我吃得津津有味。

半晌，皱了皱眉。

「安长乐，我第一次告白。」

「嗯嗯，这夫妻肺片味道不错，你尝尝？」

「安，长，乐。」

「魏恪.....我等你，等了很久了。」我拿筷子掰扯着桌子上的菜。

「我已经发过誓不给你做梨花糕了，和你在一起，会让我在刘二婶那很没面子。」

「我觉得我们的路已经没.....」

剩下的话，都被他堵在唇间了。

魏恪的吻轻轻柔柔，像是夏天夜晚撩过的风。

一吻过后，他的额头低着我的额头。

「我们的路，还很长。」

尾声

我叫魏思安，是一只小半妖。

今天我从书院跑回家，就被人提溜着尾巴拽了起来。

呜呜，这熟悉的手法，是我的爹地呀。

我立马换了副委委屈屈的表情，使劲蹭着面前人的衣领。

「呜呜呜呜呜，爹爹，你回来啦。」

「你娘呢？」

爹爹嫌弃地将我拿远了点。

「娘跟着隔壁薙叔叔出去了。」

我突然想起来早上娘和爹爹才隔着灵书吵了一架，临走前还说她再也不要看见爹爹的脸了。

不过这次爹爹的脸是彻底黑了。

爹爹终于把我放了下来，我蹬了蹬腿。

他往院子里走，啊，好巧，我娘也回来了。

他们两个对视了，空气中的火药味好重呀。

「和薤白出去，好玩吗？」

爹爹冷笑了一声。

「这么久才回一次家，我看你也别回了。」

我娘看也不看爹爹一眼，和他擦身而过。

爹爹一把抓住了她的手腕。

「你干什么，魏恪！放手！」

爹爹把娘抱了起来。

「思安还在！」

「不给他看。」

爹爹看了我一眼，就把她抱进屋里了。

门被关上了。

我盯着紧闭的门发呆。

所以，到底有什么是我这个小朋友不可以看的呢？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